



葉珊

葉珊，原名王靖獻，臺灣花蓮人，民國二十九年生，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，美國愛奧華大學碩士，美國加州大學（柏克萊）比較文學博士，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，現執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（西雅圖）。民國四十五年開始寫作。

紀弦恨憐恨亂，恨虛偽，更恨共產黨，他的作品裏，反抗精神最強烈的，便是他的「反共詩」，紀弦反共，十年如一日，凡熟悉紀弦作品的人，都可以在詩中得到印證。他說，他熱愛自由，特別是創作自由，如果在極權政治下，恐怕不容許他提倡現代主義了。他還是蘇州美專的學生時，便自由成性了，在打扮方面非常「現代」，披頭散髮，穿着染滿顏料的外裝招搖過街，他睨着眼說，今天的嬉皮都比不上他當年的模樣。

以文學發展的眼光來看，如果二十年可以劃成一代的話，那麼紀弦應該是跨越兩代，甚或是三代的詩人了。從民國十八年到卅七年，這二十年是他創作的第一個時期，這個時期他認識了戴杜衡和戴望舒，是「現代派」的主將，以法國的象徵主義為主要風格，此時期的作品都收在「摘星的少年」和「飲者詩鈔」。從民國卅八年到五十七年，是他創作的第二個時期，此時期的前十年，大力推行現代主義，主張把自由詩改為現代詩，並重組「現代派」，作品收入「檳榔樹」甲集和乙集；後十年，鑑於現代主義的流弊，又主張為現代詩正名，甚至要取消「現代詩」一詞，作品收入「檳榔樹」丙、丁集。他現在又跨入第三個時期，他表示明年將可出版一冊「檳榔樹」戊集，正是第三個二十年的先聲，無疑的，紀弦是越老越年輕了。

紀弦實實在在是一位傳奇人物，當年他提倡現代主義，獲得不少的擁護者，時過境遷以後，他又極力否定現代主義，這位詩壇的怪客對於現代詩的推展，究竟是功是過呢？

當臺灣的各個詩社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，一位來自東部的詩人，正默默地把他的作品寄到各個詩刊發表，他的出現，為臺灣現代詩的發展開闢了另一條婉約的路線，使粗獷淒厲的現代詩風，得到一股制衡的力量，他就是葉珊。葉珊不屬於任何詩社，但在早期的每份詩刊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。他是道道地地的男性詩人，可是，他却取了一個近於女性的筆名，這個筆名常常給他帶來一些誤解。

如果葉珊寫詩也經過啓蒙階段的話，那麼他的啓蒙老師應該是小說家楚卿了，在花蓮唸初中時，葉珊是楚卿班上的學生（楚卿的另一位得意門生是王禎和，也來自東部），當時楚卿已出版了一冊詩集「生之謳歌」，葉珊之所以喜愛寫詩，也許是受楚卿的影響吧。

少年時代的葉珊，是相當迷戀新詩的，高一的時候，便和陳錦標合辦一份「海鷗詩刊」，這是葉珊寫詩生活的開端。接着，他便向公論報的「藍星」，和紀弦主編的「現代詩」投稿，葉珊自稱這是「向臺北進軍」。當年，公論報的發行並不理想，花蓮的訂戶不逾三百，葉珊家附近只有一個煙酒公賣局的配銷站訂閱了公論報，他常常在星期六到配銷站看星期五從臺北運到的報紙，有時是下雨的天氣，葉珊在雨中撐着傘，緊張地看單頁副刊上的詩作，尋找自己的名字。有時颱風過境，交通阻斷，報紙不能遞送到花蓮，那種悵悵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。葉珊畢竟也經過「文藝青年」的年齡，他並不是依賴詩社的組合而起家的，而是靠着一次一次投稿的累積，慢慢抬起頭來。

葉珊在學校所學的是西洋文學，自己在課餘時間則沉浸在中國古典文學的芬芳裏，讀他早期的詩，可以嚐到五四文學的質樸，他對徐志摩的喜愛，從詩裏也多少可以揣測出來。他的「水之湄」和「花季」，是他少年時代的投影，詩集裏所收的情詩佔大部份，正是對愛情憧憬的表現。到了「燈船」出版時，就漸漸顯現他生命中莊嚴的一面，讀者可以感受他嚴肅的心懷。一般人對葉珊詩中美麗的意象非常着迷，因此，也把他的詩劃入婉約派的；事實上，葉珊的詩風並非是一成不變的，「傳說」詩集的出版，是他轉變風格的一個明證，詩中已顯露出機智和諷刺的一面，一位詩人結束自己的舊有路線，再做一次新的嚐試，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。葉珊

不僅把舊風格改變，甚至把筆名也改變了，以「楊牧」為新的筆名，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決心。

除寫詩之外，葉珊也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，他所專攻的是詩經，這是他研究中國傳統民間文學的第一步。今年二月，他在「中外文學」上寫了一篇「驚識杜秋娘」，引起臺灣學術界的爭論，葉珊在這場議論中表現了一位學者所具有的涵養風度。寫詩是葉珊自由的一面，學術是他拘謹的一面，這兩方面都能够看出葉珊的才氣，如果要他抉擇的話，他必然是選擇寫詩的事業，因為，在葉珊的體內正充滿野蠻的血液，他的詩正是他那股野蠻的性子所放射出來的火花。

痙 弦



痙弦，原名王慶麟，河南南陽人，民國二十一年生，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，是「創世紀詩刊」創辦人之一。五十五年秋赴美愛奧華大學「作家工作室」研習兩年，現在主編「幼獅文藝」。

民國四十一年開始寫作。

在詩壇上，痙弦已漸漸成為一則傳說，自民國五十七年，從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回來以後，再沒有看見他發表一首新的作品，許多人議論紛紛，痙弦的創作生命是不是宣告結束了？如果他再度出發的話，他的成績會不會超越從前的作品？確實，即使到今天，仍有不少人在揣測痙弦的動向，他們對他的注意，與其說是關切，毋寧說是渴望，他們多麼渴望再能够沉浸在痙弦的溫暖的感情裏。

痙弦熱愛詩，一如熱愛他的妻子。他在民國四十一年寫下第一首詩，從此便開始了他的詩的生命，正式發